

# 大盃 泣

1

本片卷自 1948 年 新 4 期

1948

年

新

4

期

# 大 通 報

根源



紀念李莊先生逝世二週年專刊

◀ 新 四 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日

騰 衝 旅 昆 學 會 主 編

## 刊 頭 辭

編者

366  
4-031

生莊先生逝去二週年了。二年來，沒有什麼紀念。儘管若干人對他似乎始終不曾了解，但禮之失，無疑是總算的一大損失。於腦髓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是吾輩同人應該引為痛心的，腦髓之所以有進步，所以有前途，生莊先生應該是一位動感絕著的功臣。

學會為了紀念他，在去年就發起徵稿，從百餘中算是選著了一些稿件，今天歌以之獻向生莊先生，表示一點我們青年人紀念他的丹忱。

但是，似乎古今中外這都基一個公式——任何紀念的刊物，不論是懷念、追憶、評述的詩文、論著、點贊……，幾乎子篇一律地充塞了這情死者，或者嘆息於天公不仁，而「一個好人死了」的意味，還難使讀者潛深入的更了解死者，或因而激發讀者勇氣與同情，能如此則已滿了紀念死者的一部份任務，然也頗有使讀者倦於成例以紀念財為例文的，那就與這念一個偉大的死者的通常相去不遠了。

本報學會所收集出版的紀念刊，似乎也仍去脫此窠臼，然而已儘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但是，若以我們青年人為崇拜與傾倒而出發的紀念的心情來說，這冊子總未能代表了那心情的千萬分之一，尤其身為鬥橋受業的同學，這憤憤彷彿永久不能澆淡，不能用言語道，不能用筆端寫，因他的死，而留給我們心緒上的創痕缺陷，是不能用心補，不能用淚洗，也不能以文字的積聚可以填補起來的。

雖然今日我們仍不能脫舊日的以公式紀念他，生莊先生，一個好人，一個偉大的人死了，這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但我們必須將他遺留，談他的精神，言行展展成長於每個青年同學身上，我們當這記得他曾經說過：「今天是一個博鬥的大時代，青年人不應像懶、墮落、L是的，當今天我們紀念他時，讓我們發揮的明天我們必以我們的行動來完成他的指示，則我們的行動來填補這心靈底區因他之死而長久存在著的創痕與缺陷。

我們必須這樣紀念他讓我們牢記着他的話，讓我們少談，讓我們多做！

騰 衝 旅 昆 學 會 主 編

日 次 葉 一 卷 第 四 號

366  
1021

萬前生和先生逝世不幾已是兩週年了，回憶先生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尚在人間，他給與朋友們的印象，是這樣地深刻而難忘。

# 辛酸的回憶

楊青田

為先生逝世二週年有感

我和李先生相識是在昆明雲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的時候，民國十年春，他考入省立一中，是年冬我在同校畢業，雖然同學感是一年，但因他在舉行上是一個傑出的青年，容易引人注意，而且我們都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的活動，（他入校在五四運動開始的次年，但「五四」的浪潮，當時正在更激烈的澎湃着）。彼此接觸的機會較多，不知不覺地，在短短一年之內，便成了莫逆交。今天想來，我們之間曾有同鄉和世交的兩重關係，然而我們的「相知」主要還是由于「氣味」的相投。

我和先生共有二十六年的交遊，大部份時間並不在一塊，我於民國十一年春到南京北平謀升學，從此我們便不容易見面。但知道他在南京省立一中於課餘之暇，如當時學生刊物「新潮」主持人之「一」這刊物是「五四」以後我們創刊的，但出了幾期便停刊了。這時先生先生等繼續將其出版，而且搞得很起勁，我在南京編了它幾之與否。這刊物在當時雲南省青年界新思想的啓蒙運動上，自然有很大的影響。隨後他不久也到東海升學，可是我父親北平去了，共有三年多無幾把握，我對於這個相識的朋友的思念，真是感到異常殷切。不但我如此，當時雲南省青年界新思想的啓蒙運動上——共二百餘

人——朋友仍在每天圍餐談談或是避國品茗的時候，也常談到「可惜沒有生莊在座」，或涉及到他的生活與入品的談話。由於他是一個可敬可愛的人，他每隨轉被朋友們掛念着的。

「五卅」慘案發生後，剛過暑假，我由北平回漢源各地走了一趟，我到上海南方大學找了他，當晚他請我到亦舞會看戲，他本是不大看戲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因我們難得相逢，特地如此舉動一下。那時我雖已在北平住了三年多，但還沒有看過戲園，不料反到上海首次看見馬連良的戲，因此到現在還記得清楚。過了兩天，他還約我同遊西湖，我因為緊急事，沒有成行。因為我至今始終沒有到過杭州，後來他還想起過這一次遊西湖的機會，還常常引為憾事，我們隨即在滬分別，這一別又是十四年。

民國十五年，我在廣州，當革命軍師北伐的前夕，聽說他在南京曾經被捕入獄，情形很嚴重，那時南京是孫傳芳的政權，與革命軍為敵，正是兵荒馬亂的時候，消息隔絕，生死莫卜。在那種如火如荼的大時代裏，千千萬萬的青年人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是負有沉重的責任感的，他們不願袖手旁觀，自動地參與革命的行列，因此青年人的犧牲並不是罕見的事，友朋中喪生的也已經不少了，犧牲已成了家常便飯，大家對於友朋死別的問題，神經似乎已歸于麻木。可是在當時不斷傳來的幾封關於朋友的險惡消息中，使我覺得震動，乃是生莊的還存，因為我以為他是會少因了，後來纔知他入獄的消息，乃是傳誤，那次被捉去的却是熊怡馨與李生莊二君。但我們仍無見面的機會。在此後的十二年中，他的大部份時間是回國遊歷助他的令厚子總公督辦第一項重要的事務，我的全部時間幾乎都是消磨在平滬兩地，他為公務騰華，我為生活及環境所困，彼此很少通信。直到抗戰初期，我們才得在昆明重行見面。

雖然隔別了十四載，生莊的風度還是那麼瀟灑，而性格也無顯著的改變，他常常笑談我談之世故，其實朋友們都公認他才是保持青年時代的天真，成份比重最高的人。這時期他已為生活所累，然而他作

在芝加油煙柴米，談吐粗豪，是逸趣橫生。不深知他的人往往說他仍是一個「樂天派」，其實他是有精神而物質兩方面的痛苦，于思公孤苦無依，生莊雖然父風，但父子交卸了那一項經營解囊之債，來到昆明，依然兩袖清風。接于思公老病纏綿，醫藥方面都不能獲得應有的享受。李府是膏粱之家，一門俊後，他們祇注意於為社會人羣服務，追逐崇高的目的，以求精神的安全，因此並不打算到自己的生計，而戰時物價不斷上漲，如何能逃避物價上的痛苦呢？更不幸的是生莊的五叔正谷先生和子思公移於三年之內相繼逝世，生莊精神上所受打擊的嚴重，不難想像。

三十二年以後，他的血脈原來稍高一點，接發生說：「須注意飲食和避免受心理上的刺激，並極大礙。」但是，天哪！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和一再遭逢的家庭悲劇，正是高血壓的元兇，成了他的個命符。他就是在這樣惡劣環境下，當社會和家庭都正在需要他的時候，而

是兩年前初春的時候，我正在嘉江邊受着無話可說的騷難時。突然接到昆明朋友的信，說是生莊病重，情勢已很險惡。我心裏十分難過，但又無法即刻得到正確的消息，只能在萬他視窗中作孤一的希望，我以為生莊只是一個中年人，他不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而且他早已着手整理的護國史料尚未完成，這些都是他的責任，他是不應如此撒手的。然而，這真一的希望終於落空，第二次的昆明信就帶到了一個令人痛哭的噩耗！

我和生莊不但是中學同學，而且是患難之交，我們的友情，有甚於骨肉，他的虛齡似乎木弱，但他有一顆聰明的頭腦，一枝流利的筆。不論對於哲學或文學，他都能夠深入的寫作。也正因為他的言談似乎木訥，所以他能夠靜下心

被迫與世長辭了，當他彌留之前，他向發生說：「請你救救我！」他不具怕死，而是他的毛掛正待奉養他的妻子兒女和侄輩正待扶育，于思公和正谷先生的詩文遺稿正待整理出版，而他對社會國家的抱負，尤其是文化上的，也正得展佈。而在病榻前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是這樣默然地想，無一人的內心不顯現着悲憤和惋惜。就昆明醫藥條件說，因為他的人格好，藥費到了醫藥上的能事，然而病勢仍一日一日的墮下去，有什麼辦法呢？

算了罷！寫不完的吧。我總認為生莊先生在不應死的時候而死去，我們這國家社會的壞程度不能保障善良的人要負大部份的責任，生理上的病態不過是次要原因而已。退一步說，他已有的貢獻，尤其對文化的貢獻，已經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竟不幸死于壯年，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損失，乃是我們這正待改革的社會的一大損失。

來，幾乎是沉默的在學問上用功夫。他不斷的談話，不停的寫，他那一間小小的書室充滿了論議，我們對於他都懷抱更大的希望，我們相信，如果環境許可，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足可與歐的艾羅兄弟媲美。

懷念有如一條毒蛇，兩年來時時咬着我的

# 憶生莊

心，我不能忘記小輩們：幾個人縱談天下事的樂趣，我不能忘記春虛木舞，一盞香茶，幾份書報，大家相對而坐，默無一言，各人翻翻老舊報，在偶然發現一件可笑或可以討論的問題時，就互相談說，相與大笑的樂極，雖然時移勢遷，但我們的交誼，並未因環境的影響而

變異，我們永遠是淡談的，然而却是深厚的。我們的思想不盡相同，但我們都不是急功好利的人，就其於這一點天性，我們堅固的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友情。

我很慚愧，甚於我們的交誼，我應該將生莊的思想作成一個有系統敘述。但因為生活

的驅策，生莊回國前，我即向四方流散。十年中，在雲南的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我尚存，生莊當然也不能例外。十年歸來，在戰亂離舊中，我發現了自己學業的荒蕪，擱筆十餘年，更不知怎樣何處寫起。時日飄飄，生莊領會到丁堅利的異質，應該是含笑的，兩年來的血肉橫飛，生莊也許想不到，只是我們身歷其境的人，在飽嘗辛酸之餘，偶然想到別樣事中，擲手圓行者又剩一人，其苦味是可想而知的。



對於只要有關於國家地方的事業，他不惟不惜金錢，更不辭勞苦的這樣熱忱的領導或訓練的主幹，這種勇於任事的精神，那能不令人欽佩佩服呢？

記得某年暑假，生莊約我開辦暑期學校，結業時師生合攬了一張相，生莊在相上題過這一段，除一片真誠外，更這滿面春風，一團和氣。

不羨華年勃化，治思在華，感憤故舊，真事不無悲從中來。生莊，你身雖死去，願你其忱赤熱的心，化作兩輪數千萬顆心，永生人間，激勵人們爲人謀福利，鼓舞人們不斷的前進！

# 悼生莊兄

孔憲書

民國十年春，余投考省立第一中學，第一試季被取錄，然已名列榜末，其第一名赫然在目者，即李生莊也。復試國文，關係語一旬，解釋已屬匪易，滄海中原，余幸幸竟名落孫山，而李生莊仍名列前茅，是以李生莊三字給余之印像最深，而亦爲余當時所極欽佩而恨未能者。

民十一年間，生莊與余先後離滬負笈北京金陵。彼時北方胡適陳獨秀等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而南方則以梅光迪胡先謙爲中心，登死保存國故，大有申相得復楚之概。生莊雖兼南京，既不爲南方之擁護所樂，亦不爲北方之胡塗所惑。當時入對胡適梅光迪兩先生有趨避梅毒之評。就收進卷，取長棄短，屹然獨守中見投於時聞，自成一家言，確非他者有根概，天寶題人者，何克談此？

十四年夏，生莊北遊故都，時余離滬北來，屢夕過從，縱談治學方法，彼此切磋，論及宋濂諸儒，生莊曾引朱熹註「余有亂臣十八」之語，爲治亂之鑑，頗屬荒謬。謂「亂」爲「亂」字妙寫之誤，蓋「亂」從「爪」從「系」，即把繩繫系之義，而未察宋明詞話，強作解人，貽誤學子匪淺。是歲生莊北遊，然亦見其博識通達，與治學之勤，洵非吾輩所能望其項背者也。

國民革命軍北伐，既抵武漢，生莊以國民黨員從事南京地下工作

爲軍閥張宗昌孫宗瑛伯悉，下令逮捕，生莊幸外門，得免其難，惟生多方營救，始得保全首領，迨革命軍底定南京，北伐成功，黨員多驟將顯要，而生莊怒濤澎湃，口不言祿，祿本非及。較之一般肉食者流，投機取巧，視人黨爲終南捷徑以求功名富貴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抗戰軍興，首都武漢，相繼淪陷，余被迫退避滬寧寧粵兩經委會。生莊適長該會秘書，聯席辦公，朝夕聚首。公情私誼，愈形融洽。生莊以幹濟之才，儼抱利器，伏櫪肥田，警雷發欸，遷成積疾；於是羸志壯老，沈滯疊敷，口不言是非，足不履櫛門，與世無涉，與人無爭者久矣。三十五年適公永備主持相救，生莊奉命調任省府主任秘書，未到職而病發，未幾月而病重，一代英才竟竟志以萎，爲悼傷矣！

# 悼生莊先生

生莊先生的逝世，確眼已是年餘了。在這無情的歲月裏冷峻的人世間，幾乎已把我們這位騰衝文化密護健將的領導者聲音湮沒，隨着無情的歲月，冷峻的世態，消滅了。然而，縱使世態如何荒涼，歲月如何悠忽，在若干具有正義感的人士中，不論是他的學生，或他的朋友，他們率熱的心田，總不會因了歲月的悠忽，而抹殺了他過去對地方用血和汗所灌溉下的文化苗芽。我常常想，在叢山環繞，眼累如豆的荒城裏，會產生這樣一個具有活力，具有瞻見而又敢面對現實的學

離經叛道的社會，作無情的攻擊，而又以驚天動地的毅力，向那宗教社會裏，因襲的偏門，毫不客氣的破壞的人。他的勇氣和弘厚真真的精神是這死氣沉沉的社會裏，不可多得的人物。由於他的破除情面，毫不吝惜的向舊社會作激進攻擊的結果，以是在這多角的社會裏，新舊的批評和稱頌，並不一致，有的評論他是「遊地文化的國丁」有的說他是「宗教社會裏的罪人」，其理，這些毀譽在他生前已看慣是種種其自然的反響，早就滿無所謂，直到他死了之後，無情的社會的狗道者，雖更猖獗的說謊，但他已是無所聽聞的了，其結果，社會證明這社會的卑鄙殘酷，其結果，無非更足證明他的反抗舊傳統的

### 獻給生莊先生二週祭

我生平有一件最遺憾的事，便是未能見着生莊先生一面。

我記得他那和藹的面影，掛在頰旁嘴角的永遠是一個親切的微笑，但那只是我於他逝去年後見到的遺像了，而他是不在了！

我記得他那好學的精神，他那沉毅的性情，有多少成就在他筆下的文字，讀來是那從生動，有力！然而，這祇是他逝去年後我從他遺著裏讀出來的，他是不在了。

我記得他的熱情，他的誠懇，他的努力。當他與封建與黑暗與一切腐敗博鬥之時，他曾經為我講刺刺刺受盡侮辱地拚出了一條太路，今天寫我走在這坦途上時，只有幼年時父母告誡我的記憶中的故事還深深印着，而他是不在了！

生莊先生，你逝去了，你棄去了這俗世，你所世也為你所念過的人間！二十年來，不曾有一絲你的消息，當晚今天我讀到你這紀念文時，我除了為這更深更深的覺得沉痛，我分明深

深記得你的一切，而更分明痛苦地記得這欲見一面而不得的遺憾。

民國三十五年春天，我從成都，轉道重慶，匆匆兩路，來到昆明，二十年來第一次回到家園，家鄉的一切，從父母處因由幼年即已熟悉，尤其由幼年即景仰的莊先生，多少年來，這樞紐關，恨不能飛來一講雲朵，到得身臨昆明，我滿以為夙願可償了不想竟在我

見了他的長公子，也見到他臂上的黑紗時，我明白我多年的願望被殘酷的毀滅了。從此，我所見到的，只是他的遺像，我所見到的只是他的文字，我所能記住的只是他那一篇豐滿的圓臉，頰旁鬚角永遠掛着的那一個和藹而親切的微笑了。而我為這一講之憾將長久的遺憾！

但生莊先生，我也分明覺得你沒有死，我雖然有滿見着你，我要得彷彿不知何時，我已見着過你，你是永遠活着的。活在每個青年

的心中，任當我們閉目記憶時，我就覺得常在

頑強，直到死也不會向這惡毒殘酷的這老道們妥協，更不怕這些老道少們的陰險威脅，我的敬佩生莊先生，純然是由於他敢正視人生，他敢哭，敢笑的向那些負責與重担的人們奮鬥，不爭權，不位，富有改造社會的責任，由窮困向社會講要改造的時候，而沒然的與世常辭了。這一來，被他平時趕在陰暗的高落英雄的人物，也許是與高采烈，躊躇滿意吧？但中心靜氣的靜靜起來，這滿是地方唯一

。英雄。

張道記於昆明 三十六，十，五零

說：「你們要認清生莊先生你們這偉大時代，你們要知道你們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驚濤駭浪中的青年，你們不幸！而生於此世，但運却由正是你們的「大幸」，因為你們是生存在一個不許你偷懶，不許你墮落，隨時都得鼓勵着你的意志，隨時都得緊張着你的精神的大時代中，你們儘有機會，儘有可能去完成你們所屬完成的青年的使命。」

這聲聲落在我心中起伏，你那和藹的笑影也常常在我心中隱現。生莊先生，你沒有死，你沒有死，請在你開拓出的大道上的我們，不正在向你所指引的方向走嗎？你時時在我們心中，你沒有離開我們一日，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永不曾被遺忘時。何必是什麼「見面」方知呢？

啊！那一個面龐豐滿微胖的人，頰旁鬚角掛着一個和藹親切的，你聽，他說：……我分明記得……他有力而憤慨的說……

……



# 先嚴年譜

## 李祖蔭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晨六時（陰歷正月二十三日），先嚴以腎臟衰及血脈高症，逝於昆明。嗚呼，大人之背脊已否，而祖蔭孝思無狀，心忝慙感。茲僅繼而履歷即會川版紀念先父逝世二週年專刊，內編撰先嚴年譜，以紀大人一生事跡，佈之于世，聊盡人子之責於萬一。

前清光緒三十年，歲甲辰，西元一九〇四年，一歲；

余蒙先世，蜀之巴縣大石人也。明洪武間，有諱蓋斯波公者，或曰公諱四，諱華來演，季蔭，家于縣城西南約七八華里之陽溫登村，即今之柳湖，最為吾家遠勝之始祖，十九傳至大父子恩公，諱曰核，祖妣氏寸，有子四，女一，大人其長也，諱生莊，小字福春。二叔名生寬，三叔名生勉，四叔名生蔭，媳孀名賢貞，大人於是年履歷正月十一日生。幸先祖命承嗣大伯祖，先祖妣長媳尹氏蔭蔭有云：「吾念兄無後之齡，姑以檢詞戲嫂曰：『吾弟兄有子，先以爾兄嫂』，又云：『其明年，幸吾父背，謂汝妻第一子矣，吾以再汝母汝兄之靈矣，汝妻既喜，汝嫂亦既樂矣。』」

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歲乙巳，西元一九〇五年，二歲；

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歲乙巳，西元一九〇六年，三歲；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歲丁未，西元一九〇七年，四歲；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歲戊申，西元一九〇八年，五歲；

前清光緒三十五年，歲己酉，西元一九〇九年，六歲；

前清光緒三十六年，歲庚戌，西元一九一〇年，七歲；

本年啓蒙，適先祖于去年二月自保山逃匿騰衝，創設上熟凍棠樹學處於香村元龍閣，大人即就學于斯焉。夏歷正月二十一日二叔生堂生，乳名壽春，留學日本，致力於文化工作。

前清宣統三年，歲辛戌，西元一九一一年，八歲。

就學於私塾，天性聰敏，好讀書，性過自戒前，先曾祖愛之若拱

中華民國元年，歲壬子，西元一九一二年，九歲；

是年先祖任雲南軍政府軍政次長，蔡松坡先生任軍都督，李印泉先生任軍政部長，春，祖母李二叔奉先祖命辭別貧祖離騰赴省，大人留侍曾祖及大伯祖母。

民國一年，歲癸丑，西元一九一三年，十歲；

夏歷正月二十八日媳孀賢貞生後，適路通龍騰隨，現任九三軍二

二師師長。

民國二年，歲甲寅，西元一九一四年，十一歲；

夏歷冬月十三日，三叔勉生堂，乳名福春，現業商。

民國四年，歲乙卯，西元一九一五年，十二歲；

四書、左傳、國語、國策、燕覽之，發涉讀史記，資治通鑑。好

爲文，有奇氣，擲墨并逢均嘉譽之。

民國八年，歲丙辰，西元一九一六年，十三歲；

先祖任騰州軍政司長，繼任騰州鎮守使，大人仍居家，攻讀于私塾。

民國六年，歲丁巳，西元一九一七年，十四歲；

民國七年，歲戊午，西元一九一八年，十五歲；

夏歷三月二十三日先曾祖逝世，先祖時督軍在蜀，自華節奔夜回騰，祖妣曾請叔等回籍，喪事畢，即返省，大人自是隨行至省。

民國八年，歲己未，西元一九一九年，十六歲；

祖妣購得昆明海街香巷巷一二號住宅凡三院，所購屋原爲前

前庵，爲警察充公，轉售孫香家，先祖曾名之爲天瑞一。三十六

年設屋售出，三叔奉持改建新屋于元倉莊，現余家遷居于此。

民國九年，歲庚申，西元一九二〇年，十六歲。

居家自修，求入學校。

民國十年，歲辛酉，西元一九二一年，十七歲。

春，考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每次考試，均名列第一，品學兼優

，爲全校冠。此時適五四運動後次年，青年學子之情激，十分澎湃，大人亦爲參加者中堅砥柱之一，此外，並主持風潮之編輯事務，從事寫作，爲當時新思想啓蒙運動健將之一。夏歷九月二十三日四叔生甫生，乳名壽春，畢業於雲南大學經濟系，現服務於雲南財政廳。

民國十一年，歲壬戌，一九二二年，十八歲。

大人承先祖命而歸。夏歷冬月，母來歸，母氏許，外祖父推同公，湖山鍾潤人，外祖母氏寸，幼即鄉人，與祖母同爲親常姊妹，以賢德著稱於鄉里。母長父二歲，壬寅五月初九日生，未嘗讀書，而短理通達，既歸吾家，戰戰兢兢，事大伯祖母至孝，大伯祖母逝世後，管理家務，非井井有條，敬年如一日。

民國十二年歲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十九歲。

居滿，致力下舊典，並喜研新文學，新詩，小說等等研究，均有心得。

民國十三年，歲甲子，西元一九二四年，二十歲。

春，大人經緬甸星加坡至香港，即見先祖，即借居祖父赴南京，旋覽記，封入南方大學。夏歷七月十九日祖誕生。

民國十四年，歲乙丑，西元一九二五年，二十一歲。

在上海。此時，北京大學開通之，陳獨秀等，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而南方東南大學初生濶，梅光迪等，則主張保持國故，鬥爭十分激烈，大人取一家之長，而棄其短，投稿于京滬各著名報章雜誌，自成一家，有其獨特之見。唯所爲文，大人在民十九年前並未留存，祖降年幼，未曾恭讀，故遺失殆盡。是年夏，趁假期曾遊故鄉。

民國十五年，歲丙寅，西元一九二六年，二十二歲。

大人轉學南京東南大學，二叔考入東大高中三年級，後旋因政局變遷移上海，時爲孫傳芳督蘇，國民革命軍亦廣州將粵師北伐，孫氏與革命軍爲敵，大人因曾入國民黨，險遭逮捕，而廉怡琴先與二叔以嫌疑犯被禁，旋經印舉公與先祖多方營救，方得脫險。二叔遂東渡日本，考入九州高級工業學校。

民國十六年，歲丁卯，西元一九二七年，二十三歲。

居滬，先祖旋病纏綿，臥於上海寶和醫院約三月，大人侍側，稍痊，繼遷於董亮廷先生宿舍。大人既失學後，仍不放棄國學及中西哲學之涉，頗有心得，當時名流學者李石岑，胡適安諸先生器重青睞。認爲大人將來對學術必有極大之貢獻。此時對於寫作發願，仍繼續不殆也。

民國十七年，歲戊辰，西元一九二八年，二十四歲。

夏，先祖抱病回滬，大人隨侍，秋，二叔亦因病回滬，因是大人遂任教於各省立師範中學，以所得五家俸。時徐夢麟先生邀游民生等亦執教於各省中，徐先生與大人主編新亞南旬刊，前鋒報，及其他刊物，開雲南新亞南學業之先河，雲南日報則由新演文化而來者。

民國十八年，歲己巳，西元一九二九年，二十五歲。

任教於第一中學。

民國十九年，歲庚午，西元一九三〇年，二十六歲。

冬，先祖赴滬而就職廣東省，大人隨侍。維省之口爲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二日抵滬，六日視事，第一種邊督辦公署正式成立，地點爲舊滬越道尹公署，明清兩代勝於鎮鎮衙也。

民國二十年，歲辛未，西元一九三一年，二十七歲。

任第一種邊督辦公署秘書，并任教子五屬聯合中學，創辦騰衝月刊，主辦新亞南會旬刊，兼任和勸兩級小學校校長，啓發羣祥文化，不遺餘力，爲邊陲文化建設之先鋒，是年夏歷十一月五日，殊養疾生。

民國二十一年，歲壬申，西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八歲。

大人鑒于騰衝教育落後，以及社會對教育習焉忽之，女子多未獲得受教育之機會，爲提高女子知識水準起見，乃創設縣立女中第一班，以救濟失學之女青年。其教育方式以啓發爲主，反對死板之灌輸方法。並編撰白話文，力主反對封建，及死搬硬套之作文。編創騰衝週刊，以介紹文化，移風易俗爲職責。對於邊陲之文化教育，可以謂之創

二新頁

民國二十二年，歲癸酉，西元一九三三年，二十九歲。

先祖在離離城二十里之綺寮，勤則知有荒渺約萬畝，可以種植五穀，但因水直過低，以至荒蕪，遂與諸家共商籌畫開墾之策，以謀解決貧瘠之民食，及增加縣府財源，手遂成立利用墾務公司，從事開工。大人為文鼓吹，招募，甚為盡力。同時古永出讓之磁礦，亦于此時成立墾生公司開採營業，此亦先期及父親所倡辦投發事業之一也。

民國二十三年，歲甲戌，西元一九三四年，三十歲。

是年創辦曉日報，學生週刊，主辦國貨展覽會，以獎勵從事土貨生產。組織慈友社，主辦語劇教育，親自表演，以為指導。十月十日開金麟兩運動會，提倡價格之銀彈，增進朝氣。凡有益於桑梓之事務，無不在此倡導之列。名。女中第一班畢業，編影錄，並代同學解決就業問題。

民國二十四年，歲乙亥，西元一九三五年，三十一歲。

大人為推廣遠近教育，減少文盲與境內民智識水準起見，籌設教廳，備設省立藤縣簡易師範學校，以訓練邊區師資人才為目的，共分四班，男三班，女一班。後該校併于省立藤縣中學。

民國二十五年，歲丙子，西元一九三六年，三十二歲。

秋開辦暑期教師講習班，專以訓練小學教師為務，與高師實業學，以後提高小學程度，增進至深。是年，創設晨報月刊，同時，將週刊報亦改用晨報，就其內容與週刊而論，並不亞于都市之報業也。

民國二十六年，歲丁丑，西元一九三七年，三十三歲。

去年五月五日，五五憲草公佈，決定次年三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大人于二月被選為第一區國民代表，秋，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寫作，名之為遠國雜記及邊國雜記二冊。夏歷九月二十一日，先大伯祖仙逝，前十日妹賽英亦患痢疾夭折，大人遭此二劇變，精神甚為悲痛。

民國二十七年，歲戊寅，西元一九三七年，三十四歲。

秋，雲南第一殖邊督辦公署奉府令撤消，先超冬月督署。大人則仍舊辦理殖軍手續。是年春，繼續考入藤西五屬聯合中學校。

民國二十八年，歲己卯，西元一九三八年，三十五歲。

九月二十三日離藤，集左朋贈送詩文詞，編成邊國夢痕一冊，以紀其行。當時懷抱甚高，由該小冊之序詩中可見。詩云：「滾滾長江水，翻浪復騰奔，翻身時代者，南仲即飄人，飄飄椰關多，男兒志氣雄，亞征千萬里。談笑月明中。L文即為云：「邁開大步走天涯，誰前人是鏡花，踏遍東南西北路，男兒處處可為家。五月孤軍入不毛，流年諸葛感知交，我今發展平生志，踏上征程試戰袍。L大人倡辦教育，以身作資，每月薪資，均拚充該處學生福利之用，師生感情，深具關係，迄至大人離藤，學生依依不捨，竟有至流淚語別者，由其芹藻勝別儒生一詩中見之。詩云：「芹藻勝處德澤流，冷風瑟瑟雨凄涼，天時人事相催緊，伯勞東飛燕燕西。不借人愁天也愁，一般離離爾悠悠，歸途汝等必多苦，我自東行淚潸流L此種敬仰之情，無非大人從事教育所收之效果乎？

民國二十九年，歲庚辰，西元一九三九年，三十六歲。

春，任設南金甯經濟委員會秘書，並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秘書。九月在回立西兩聯合大舉社會研究會講，雲南邊地之民族問題，由新可見大人政為未嘗一日稍懈也。同時，藤雲南日報，中央日報，民國日報之聘約，均為社論專論，或發表其他研究著作，自始至終均站在文化工作者之崗位上，為促進文化而工作。

民國三十年，歲辛巳，西元一九四〇年，三十七歲。

居民，是年九月先國因患風濕痛症，病勢曾一度危殆，後經醫治，漸為健作。冬月，祖陸奉父胞命來昆。此時期，旋因故憤高強，公務員之辭作，永遠不上物價之暴升，由是大人為負担家庭生活，常感苦悶，精神與物質均十分痛苦。

民國三十一年，歲壬午，西元一九四一年，三十八歲。

是年五月十日騰衝陷落，物資缺乏，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之趨勢

較之以前更猛。夫人所得新學，究屬有礙，實難維持一家中語之講，  
 明感爾等，亦無其他辦法也。由于生活之累，再加以前時不得志之  
 憤，遂造成夫人一語發熱腹世之思。如生莊許未定稿中有云：「  
 中原傾河丹崖湧，滌海浮沉歲月更。」又云：「已甘賜鶴歸，休笑沐  
 猴冠。」再云：「一有所為便成恨，首無聊賴且偷生。」由斯可見其  
 心志之苦矣。春，祖蔭學人與南省立巨福中學畢業。冬月，夫人乘  
 廬母寸氏。

民國三十一年，歲癸未，西元一九四二年，三十九歲  
 夏正月初九日，夫人病逝于東門外何家院，夫人隨侍在側，獲遺稿成  
 冊。遺稿除，撰述非前之半讀稿，自是之後，凡所為文，均收存之，  
 計有年譜作如是謂遺稿，生莊詩在未完稿，讀書雜錄二冊，詞集一冊，  
 偶有雜聞雜著一冊。夏七月，妹靜生，應母所出。  
 民國三十三年歲甲申，西元一九四三年，四十一歲

應母南日派索稿，致謝詞，我可愛家傳一文，繼贈梅嶺後遺稿  
 一文，復在正遠報之邊與道韻欄內撰述孔明益兩研究一文再復寫遺。  
 因經韓煥說說一文，載于雲南雜誌。秋，親蔭考入西南大學。  
 民國三十四年，歲乙酉，西元一九四四年，四十二歲

在編年經委會。九月友朋同遊安甯，儲途中，得一蒼山常在水常  
 流之句，思甚發生一新之領獲，友朋均認為是張遠之兆。十月滇南  
 政局發生變動，周蔭開令第一方面區司令部盧漢氏為本省主席，十  
 二月親事，越二月（即三十五年二月），省政府夫人為勸告區主任蔭  
 著，未到任，而血應增萬益一百多度，旋轉為腎臟萎縮症，一病即起  
 矣。四月，弟遺稿生，應母所出。

民國三十五年，歲丙戌，西元一九四五年，四十二歲。  
 先是，先叔自二十六年卸職歸，居昆後，依然兩袖清風，家道如  
 洗。連接弟祖老病纏綿，一臥五年，全家生活，賴叔夫人一力維持，  
 整因物價不斷上漲，生活推累，物價上難免不無苦痛。三十三年先  
 逝世，對夫人之打擊至深。斯時即發現血脈稍滿，唯孀孀生云：應須

# 為騰衝職校募捐呼籲

前本會接職校校長來函，文得同鄉會李希勳先生之願會  
 ，請代職校募捐，但本會同人力量薄弱，雖有其心而無其  
 力，爰於本會刊上代為呼籲，敬希我旅昆同胞父老慷慨解  
 囊，共助盛舉。諸公關心桑梓教育，懇請不致袖手坐觀，捐款  
 請交李希勳先生處，此呼

注其飲食，並無大礙」。然生活之險惡，與接二三之家庭相類，並  
 不稍減，而凡此種種均為血脈高處之危險。故至三十四年下半年，大  
 人發覺頭重忽然減輕，左眼失明，血脈漲一百九十脈，即延醫診治，  
 中西並進。至本年一月十五日，腹更疼痛，先服中藥一劑，旋即一病  
 不起，即後入昆華醫院，任院調驗，仍無效藥，刑勝日重，復歸回家  
 中，二月二十六日晨六時逝世，嗚呼，痛哉，夫人計畫文稿數  
 十冊，日記六冊，詩稿一冊，祖蔭今謹存保管之，他日存力，再為付  
 印。

## 本刊鳴謝啟事

敬啟者：本報蒙下列各先生捐助款項，特此致謝，

並附各先生姓名及捐款數目於后：

- 劉紹和 五十萬元 饒衡商會 五十萬元 趙懷志
- 尹大典 寸佩久 張晉康 祝興旺 簡廷爾
- 尹立順 張嘉欣 賈美和 魏文定 各二萬元
- 陳樹森 高尙鑑 梁寶材 董和
- 何以勳 簡德元 李祖科 三萬元

# 生莊先生遺著選錄

## 所希望于旅省學會

生莊先生

批評，要做而未能做的可以由刊物揭發起來做，已做而未能做得完備的可以由刊物加以指導修正和批評。所以我們亦要那敢事的人，對於旅省學會會刊，便有好下之希望。

十多年來社會的經驗，每每感覺到自吹自打之類，有時入空不勝下討你指教，有時則太顯顯到像指教，更有時則吞氣着面不肯向你指教，而在背後又罵得你狗血淋頭，這樣的兩個現象，固非于不實無稽無何有的空中，既不知道自己的好，也不知道自己的壞，而社會的批評又不能不從這隨着車輪的衝，而變得險惡其老弱來，這在個人方面的關係是如此的，擴廣到普遍的社會去，我相信用這打擊人的社會會有同樣的危險吧！

這是難得的，幾十年來中國的社會造成了這樣的實際情形，我們生活在這社會裏不能不多少要受到一些它的支配。中國的曆史上不曾見有真正的批評，有的，不是阿諛諂媚，便是毀謗詆毀，以如是之態度論事論人，言事當歸得到良好的結果，言人，則被揆揆被罵罵類皆轉成了些厚臉皮的東西。中國社會之無進步，豈不能不算是個大原因。

刊物對於社會的作用是有點事業之基礎與

第一，論論論議的事務很多，氣充我們在家鄉服務的人較難得的，不過人平慣薄，才力有限，事實上只將自己能力所能做到的做了一些。這倒不關乎個人的勤惰問題，原因是：有些事是想不到來做，有些則是想到起來可是不敢做。關於這點，我們就應該將刊上所能供給我們一些有用的材料，使我們知道這應該要從這計劃裏，同時，這些事應該要怎樣去進行才能收獲良好的結果。

第二，根據這報告，我們若請的定陣，我對社會上是勿論什麼人都曾有過錯的，但具體不是存心做壞事，則無心之錯，並不為難，人孰無過，責能改之。我們在緊鄰服務的人，天天做着自己份內應做的，在自己口是說說，誇不誇得功勞顯上有無自己的成績分數，把話說得更好明白些，自己的功過如何，自己實在是不能知道。至少在我個人是如斯。所以，在這點上，我們便不能不希望會刊上對於我們的工作能助陣予以批評與指導。

最後，再閉上幾句：國事到了目前這境地

步，我們難居在鄉的人，聞見英雄，但在抗敵的立場上，更望會刊能介紹家鄉一些遺見，俾家鄉的同胞得從其手後為工作，同盡救時國民應盡的責任。

民國二十六年先生遺著于榮梓，為本會會刊刊，係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稿。

## 贈別騰越僑團同學

一節錄民國廿八年七月一日前騰越僑團演詞！你們要認清這首詩的意義大時代，你們要知道你們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騰越僑團的青年，你們「不幸」而生於亂世，但你們也正是你們的「大幸」，因為你們是生在一個不許你們懶，不許你們睡，隨時都得磨勵着你們的意志，隨時都得磨練着你們的體魄的時代，你們還有機會，還有可能去完成你們所應完成的使命。

這是一個充滿着苦難的時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時代，是一個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的時代，這是一個為把時代的青年，應為把時代的精華所反映，要將自己訓練成生龍活虎般的體魄，為爭取自由平等以實現人類的最大幸福而生存，而奮鬥，而努力。青年有無限的前途，為自己的為人類，青年人都應向着這光明的前途奮進，人類的幸福在未來的創造上，在不斷奮鬥中！前進！是我們的健康，我們要借在時代的浪頭上高歌和蹈舞，我們不應為急流所沖沒，我

們要努力作時代的駝工；惟有無能的人才耽于現實的享樂，並為假像的幻視所迷醉。

因此，我爲諸同學立下了信條如下：

第一：人始終是人，人是活東西，人活着等手火燃燒；火變成灰塵道爛可以付它爲火嗎？所以，人應該要活躍着！尤其是青年人，應該要活潑，活潑！同上與向前活潑！

第二：文弱的人能做事嗎？挑起筐子來喊手酸，那你最好連飯也莫吃，一個火車頭拖了幾千噸的車身跑，誰也知道那是汽的「力」在作怪；鋼鐵的山巒變成了平夷的公路，不也是勞務者的「力」的表現嗎？「力」創造一切，所以，青年人要能充分的表現其活的「力」

第三：旁上哇拉哇拉，臨到陣前則在先逃，這是敗類，爲我不要在多言；窮酸的學究才在書本上炫耀一個名詞的是非，空口講空話對於人生能有甚麼好處？社會的時代都是事實，人生也是事實，因之，創造也是事實，事實絕不啻于理論，所以，青年人要能行動起來和工

第四：行動不是亂動或妄動，有計劃的事業用有計劃的步驟實現它。在一定的步驟的進行中，青年人應克制感情的衝動，聽任理智的指揮，服從紀律。三年來相處甚得，今將分離，我知諸同學心中也和我心中所感受的同樣，多少不能無惜別的眷戀情緒於彼此的胸中，這在諸同學的

歡送會中我可以得到一個事實上的證明，但大時代的青年不應作小兒女態的流淚，人非聚散算得回黃連草呢？諸同學畢業後或將服務于家，但也會有幾人的志向不甘屈限于本地工作的，勿論你們工作于甚麼地方，我萬希望你們莫要忘記了你們是生于甚麼時代和對於這時代你們所負的是甚麼責任，而與忠實地，勇敢地去完成你們所負的這責任，我自信個人人格，尚不墮落，尚不衰弱；今後與諸同學別，亦將與教育界別，我將變爲時代巨潮中的舵工之一員，在時代的港頭駕駛，在爲爭取民族解放時奮鬥過程中，我們偉大的結合與偉大的步驟必將實現于偉大的前途！

——在西南聯大社會研究會講——轉載於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昆明之中央日報

今晚本想講雲南邊地問題，不過所謂雲南邊地應該包括雲南和西藏接壤的一帶地區，這區域全長三千公里，問題複雜，內容廣汎，自非短時間內可以講得清楚，今天所講只是邊地民族問題的一小部，這是最普通以前所應加察的。

### 雲南邊地的民族問題

李生莊先生講

有大有小，最大的官廳是其次了

將將說來，要講雲南邊地少數民族問題，其範圍從騰越大至印度支那半島的大部份，就地理上跨紅河經雲南入安南，其尾端注入東東海，經江和湄公河而達南連人種而，運糧，安南的河流，安南分注西貢海及馬南連海，所以說，雲南的河流，與雲南越于同一系統，次就山脈說，高黎貢山和怒山是雲南橫斷山脈的兩大主系，向南通長成爲印度支那半島的正幹，所以雲南和緬甸，雲南的山脈也是同一系統，這是從地理上說，緬甸，運糧，安

六個官廳便是緬甸，木邦，老撾，車里及八百處。伊拉瓦底口流域，北起瑞站，南至仰光海口，爲緬甸官廳便轄，木邦地即今之緬甸北部木邦小土司領存，孟孟地即今之密支那，沿伊洛瓦底江南至今之八莫，老撾即今安南之老撾，車里即現在雲南的東里，八百處緬緬使成爲一多妻的王子所統轄的國家，故名八百

附屬於中國的風說。

再就歷史講，安南在秦時已由中國正式設郡，緬甸之各見于宋史，但緬甸別族的羈縻，唐時已獻身於中國，通譯之名亦早見于中國史乘，安南，緬甸，越嶲和中國的歷史關係，與蒙古，新羅，西藏情形相同，即不能謂爲中國本部，至少也是中國的附屬，則時治邊，在西南邊地設置各土司，這些土司的官衙

曾存在雲南邊地設置六個官廳使，理

媳婦，中國對此子為官慰使，仍以八百媳婦名之，其境地今不可人，按其情形，當屬今之遼羅，因為遼羅人的多妻制度遺留到現在還是很盛行，所以說歷史說來，緬甸、暹羅、安南之為中國屬地，是絕無問題的，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區域廣而的民衆。

這區域內的民族，依我的看法，可以分為兩大系統，即緬羅族系和泰族系，除此兩大系及漢人外，在安南境內者還有苗人及羅羅兩族，關於這些民族的來源，很多的人種學者，都認為由四川、貴州及湖南遷移而來，其實，苗人由盤江流域移來，已無疑義，暹羅似係由西藏金沙江遷徙而來，但此二族不在本講範圍以內，故不多述。至若羅羅族則顯然是自西藏沿湄公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遷徙而南的關於羅羅，有人說他們是從四川徙來，我實不敢確信，從多方面看來，泰族為南方之土著民族。

、漢南少數民族住地有兩種，一居高山，一住河谷，有些人說，這種少數民族，當初本是住居在壩子上，後來漢人遷入，乃避居高山後谷地，此點我亦不敢確信，因為漢人遷入雲南，並無與土著民族發生過連土鬥爭的史實，據我看來，雲南的少數民族當初未必都是住在壩子上，倒是老旱的時候，恐怕他們就已分別住在高山上或窪地中了，漢人進入雲南時，壩子上大多數多為荒蕪的地帶，於是悉為漢人所據有，原因即是漢族文化發達很早，春秋時就已足供農耕會的組織了。其生產方式為耕種，故適於在氣候溫和和土極肥沃的壩子上居住，可是其時雲南之土著民族尚未脫離原始社會的形態，壩子不適於獵，故他們擇居地帶必然以山地或窪地為宜，根據此理由，我的假定是：雲南各民族住地是自然形成，並非漢人侵入佔領了好地方，而將土著名者遷到壞地方去的，總之，漢族和少數民族乃是弟兄民族，大家先後遷來這裏，各自選擇得一個適于自己生活的地居住下來，說不上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以下分開來說一說各民族的生活情形。

按緬羅族可分為四支，一為曼羅，二為葉葉，三為卡瓦，四為緬

者，泰族以雅夷為主系，內分水擺夷，旱溫夷及大耳袋與夷等，今暹羅人因為泰族，即安南人亦為泰族之支別，其人較多，略與今之羅羅族人數相埒，吾人臂分中甸民族為漢，苗，蒙，回，藏五族，後又加入苗族，吾謂應將泰族加入，因為泰族實為西南少數民族中之大民族。

甲、漢受，漢受居住雲南邊地，為時已久，孔明征南時漢受已為雲南土著大族，其自稱曰「金波」(金波)，緬人稱之為「金波」(即「漢受」)漢受為漢人對彼之稱呼，因其住居山頭又稱山頭人，散居於沿伊洛瓦底江上游及我騰龍沿邊各土司地內，該族性尚直爽，勇敢，誠實，以種植雜糧及獵取野獸為生，有時以番米做飯，其社會組織為初期部落之形態，而且還有小部份原始共產的遺留，十多家或三二十家組成一村，村有村長，稱為山官，亦即酋長，權權力不大。相似于內地之保長，職務管理村務，及排解爭執等事，他們食物的分配頗為公平，住居亦在一起，全家人都住居其中，屋之中央有一大火塘，晚間火塘而睡，睡後即在火塘旁安睡，男女關係，在結婚之前是絕對自由與平等女子如引男及來家，父母十分歡迎，並且還即打聽其詳情，不過兄弟見之則不能相容，甚或相毆而毆之於死者，常有新聞。結婚後男女關係有一大轉變，由絕對平等自出之關係變為絕對不平等不自由了。男子擴張夫權，女子絕對服從，家務及戶外勞作全由婦女担任，男則家務，不事生產，荒年飢餓，或持刀行劫。

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原始的拜物，關於任何物都有鬼神在其中，不過有一點特別處，就是於鬼神之上，信仰孔明為至高無上之鬼神，普通住居有廟兩間，後門關閉，謂為鬼門，認為鬼是出入之處，客人如有不請道風俗，誤從後門出入者，則認為極大不敬，必加以嚴懲之處置，甚苦甚之死地。他們稱孔明為「仙聖」亦即禮法之尊，謂孔明為開天闢地創禮立法之偉大人物，近年英國傳教士到漢受人宣傳，稱孔明已死，並傳世為西方聖人耶穌基督，因此，漢受人接受宣傳，相率加入耶穌教會，此乃邊地一大奇觀。







外，作為印刷學會刊物的用，此款不久便可匯到。由上所說，我們學會一年來的工作，已引起了許多鄉老們的同情，他們對我們升學青年學子，誠着很大的熱望，由於他們的熱心匡助，可見一體。但我們對心自問，究竟學有所成的有幾個？學有專長的又有幾人？事實上，慚愧得很，真有成就的實在太少了，所以我們不啻辜負鄉老們的一片苦心，一定要辦到地有所獲，學以效用的地步。

本屆除基金由舊有的八十元充抵至三千餘元外，由學部三期外，仲領發首屆獎學金，並曾旅行三次。由於常務理事，去學部的聯絡，較以往好得多，每一次聚會，不到場的人很少，同鄉談笑自如，大家的情緒均生了一共融的旨趣。其次同鄉會與學會的聯絡上，亦較之以前來得密切，至少已不陌生了。在鄉方面，即公認學會的熱心支持，縣黨部會賜給許多物質上的補助，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學會具有蒸蒸日上，漸漸發揚光大的方法，我們甚為感謝。

但是，本會緊要的一點，我們尚未辦到。就是關於指導中學同學的功課問題，在上半期，因經費拮据，原欲籌辦補習班，奈事實所限，便陷入「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境地。就中學同學本身言，他們未免太過散漫，毫無組織，對學會視若路人，全不關心。我們每次集會，都會通知歡迎踴躍參加，結果，僅是鳳毛麟角，出席的太少了。關於這點，充分表示出我們辦事人的無能，極念及此，我覺十分的抱歉。

十一月三十日，本會假縣黨部舉行改選大會，公推李繼忠同學為下屆負責人。接到繼忠的為人，熱心公益，勇于負責，品德端謹，均得師長所稱許，同學所景仰。我想今後的學會更將有生氣，有活力，大家玩的好，讀的好，愉快更加強，團結更加堅固。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深感到十二萬分的快慰，學會的前途，定將不斷發揚，其成就來可以限量。

最後，我由于本屆的失策，覺得有幾點意見，值得供諸於學會，作為工作的一種參考。所見如后：

(一) 創辦補習班，為着加強中學的聯繫，並指導其升學所須要

的功課，我感本會有舉辦補習班的必要。其次，由各中學推選一人為代表，經常與本會聯絡，並各組織分會隸屬於學會之下，如是無形中便可成爲一個整齊的組織機構，會務的推進，便可獲得很多便利。

(二) 舉辦討論會：每月舉辦一次討論會，集合大家同學于一室，報告讀書心得，或家鄉動態，甚或各方面的問題，均可以討論，或舉有系統的講述，或者來幾個選出節目，會務工作，互相交換意見等等。該會之設立，亦可成爲聯絡的一工具。

(三) 組織大鼓江球球：我們不僅注意智育方面的修養，同時須頭及體格的鍛鍊，我聽同鄉，球類是長育，頭不乏人。我負責會務時，即有意志組織球隊，曾預告由五聯先組織，然後再爲擴充，殊不知該校無負責人，終於沒有實現。若能組織。大家同學及可多有一個接觸的機會。

(四) 推選會員一人或二人，爲同鄉會理事或後備理事，加強本會同鄉會的聯絡；先推出一人，然後以公函向同鄉會申請，提議，我恐此事不難辦到。同鄉會裏有我們會員，有困難時可以表達，屆時，同鄉會有何議決，同學立即可以知道，如是，兩者之間關係，可以更加密切起來。

我的話說得很多，覺得未免太不好意思。但是，好在大家都是自己人，失言的地方，我想也會被原諒吧！

### 鳴謝啟事

本刊承  
 楊杏田先生 廖承南先生  
 劉嵐之先生 孔憲青先生 張良承先生  
 或運道賜稿，或熱心撰著，使此冊得有今日，而成本會紀念之舉，銘感不勝特此鳴謝。

詩 錄

詩 立在東風山頭

二四、九、三。

我穿立在東風山頭，嶺巖谷的松濤怒吼，  
天容浮月片濤雲，我心猶如焚脫魂舟。  
此身是在空虛夢浮沉，心旌搖曳如振翅沙  
鳥；天宇寥廓時天風浩蕩，這時鐘恰是靜海早  
秋。

眼前平舖瀟一岸荒丘，荒丘中嶽嶽荒墳幾  
零；荒墳前埋葬屍骨幾堆，怎歸埋葬這內心哀  
愁。

我東望玉壘故頭，城頭的白雲怒卷；我西  
望大瀘江水，江水是一帶橫流。

我願憑我的哀思隨白雲飛去，我願憑我的  
憤恨與江水同流；我願他飛到不知落幾處所，  
我願他流到共鳴響的心頭。

我欲引吭高歌與天風和韻，讓這呼喊飛入  
於夢裏瀟瀟；也許那裏有著生命的開關，也許  
那裏有著我的親和的伴侶！

但我已是佇立在這山頭，孤獨者的意志登  
臨自由；命運送我在這高山巔表，下山無路叫  
我何處歸休？

過 瀘 江 垣

大江滔滔水奔流，燈船荒原七月秋，海邊

炎炎蒸暑，行人怕暑畏炎。

天 上 橋 行

君戀帶下天竺僧，君家寺上雲天高，橋橫  
長奔卷瀟水，天風吹水應瀟瀟，此是瀘西古名  
嶺，怪石磷磷形勝，一夫當關萬壑開。山川  
嶺巖此為甚，左宜嶺巖數千仞，右來蒼山勢雄  
渾，兩下夾峙巖谷中，一水中流浪濤滾，浪流  
巖上道行人，人行巖上欲銷魂，邱官山巖暫欲  
墜。猿溪到此亦心碎，嗚呼！崎嶇道險新  
為難！懣懣當年關雲南，誰南自古稱險地，聲  
地信自瀘江山，當昔追馬致遠此，畏途險崖  
欲止，取兵險路才通曉，蜀道之難亦難比，軍  
奮戰鼓來東胡，中原板蕩賊兵安，據取民黨復  
萬地，後方轉重西南開。君不見，天生橋畔危  
巖中，兵軍來去如凌風，瀘水公路整山通，巧  
運人力使天公，抗戰勝利期成功，濟南自古河  
山壯。

家 祭 敬 告 亡 父

沈沈心事劍南時，自是老成憂國詞，抗戰  
八師今勝利，特因家祭告翁知。

奉 酬 龔 仲 鈞 先 生 步 原 韻 利 作

有詩有酒共登樓，英雄消盡舊愁，秋風  
秋風秋意遠，長江浩淼湧長流。

轉 載

騰 衝 戰 役 紀 事

李根源

- 1 騰人死復活，江江不可忘，江左中興業，勞
- 2 長吏兩風走，八方稱分領，民魂復過來，歸
- 3 命將又出師，圍敵來千里，左翼懸黑山，右
- 4 無敵四水，凡向建縣府，堂堂懸長旗，與
- 5 民共三六，先後游擊來，大小千百戰，洪
- 6 軍李兩師，紛紛根攻守，屢敗能屢戰，兩
- 7 千兵守懸江，敵師可路斷，騰軍領後援，取
- 8 敵海軍懸江，渡過小江北，關土雖無功，野
- 9 人如兩軍，尤資與民氣，騰鶴忠難友，未
- 10 獨地方軍，給獎制諸子，殺敵我何退，敵
- 11 火燒敵營寨，兩軍戰正酣，敵退我何退，敵
- 12 正取敵江，吉慶天章地，別物入飛風，可

# 我以後的工作計劃

李運忠

去年暑假，我由滬回粵，第一次遇見李君高和雷孟雄二位同學，他們雖然都佈置發現新大陸一般驚奇的家：「好了！跑過河海來，學會了新的學科反有落第！」我見了，一盞煙出馬，小嘴嘟嘟發大馬之勇，「你此笑了個也氣死了，從來沒有放在心上。後來開理學事聯會出錢，兒子受番說我參加，把家鄉的形勢想這我相來長年那代學會出錢，各位理事都來負責，因為重責重擔，吳雲蓉、張聘庭等幾位再年後的同學不此再負責任，否則，學了，在「新廣不接」的時候怎樣辦，而且我才由家鄉來，到家鄉的形勢比黃連苦，學會與家鄉容易取得聯絡；我突露驕了一跳，而且我從廣的申明，自己才談幾錢，不能勝任；除雷孟雄我往外，事會才選得全之上類不這其人，他如刀油潤，吳雲揚、李少卿、寸寸等，則大榮華此，可是講着說着就散會了，最淨的我，高覺得雷孟雄不會如此談話，到十一月二十日，假學罷課召開全體會員大會及本平運迎新大會，改選理監事的结果，又蒙大家不棄，請選我下屆（第八屆）理事長，當時我站起來再三的申辭，結果一紙反應，榮貴難辭，也以好聽天由命，禮就推下去吧；況且才識俱全的幾位也選中了理監事，我這他們定好整的。

## 六 江

今年元旦，照上屆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議決。以後學會于每年元旦改選移交，所以我們第八屆的任務由那天起就開始了。李君高時學把這上屆的經驗給我聽了一遍，我才感到責任的沉重大而惶恐，要如說：「大家說江已做到首領完一期，我還是香港出現，要出的新經驗來得及嗎？我覺得做有幾事情也好，需要有一個計劃，這個計劃需要點，理想點也不要緊，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上」，便「僅得乎中」了？現在我把以後的工作計劃說一說着！——

第一項 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海路會員之間的感情。過去大學

部中學部的會務改善得很，其少組織建設，各大學和各大學之間少聯絡，所以社會一發動任何工作，大多數是大學部的同學，其以其中部同學佔去半數，這件工作，其情形就是說：「就其去海路建設，其間最少困難，中學部的同學不知是怎樣部部同學，大學部的同學而後的不知道，學部的同學，同是說也這了看，一個學不這一個，何以學會一有什麼活動，大多數同學，其是說中學部的同學，單怕不這個人，不可不注意此問題以海路會員來參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了。

第二，以後海路建設第一問題？我們開另一次理事會，大家應覺得，由負責聯絡的理事，用他最大的熱情，每個江海同學的學委，個個聯絡，這樣在公私兩宜均滿意，他部不好理辦的。以後，學會有什麼事，就通知他，然後請他，如別部的同學，以其人的感情接納他們，我們想不來的同學一定不少；這樣既不費事，又容易收效。此外，我們費起，每年要請到影和畫像，是說用這辦法，附舉參加的同學果能有七十多位，其以中學的同學佔過半數，打成以學的出報。

海路同學大學部是體大最多，中學部則五華中學最多，其次是天祥。九華的同學雖然多，但是沒有組織；我們很早就有這種感覺，假使把五華的同學組織起來，其是學會的一枝生力軍，強而有力的新力量。單就組織一項來說，五華會打球的人數最多，如能組織成球隊，而且是在校中的強將，所以可以組織一隊，作為學會的基本隊，其他學校的同學也可參加。我花了星期六、星期日兩個下午，到江元樓外五華中學去，最後得李應誠同學之幫忙，由全體會員（除了體弱病後外）召集在一個教室裏面，然後由我報告動機，大家都很高興，覺得很需要，在我未去之前他們彼此間已有這種感覺，不這沒有見話事吧了。於是再繼續，興奮的空氣中，學會「五華會」就組織了。李應誠同學連中總幹事，李君作事熱心、刻苦，所以我為學會歷幸。過去我們也組織「大江球隊」五華基本隊組織起來，由張聘庭同學

負責。他們希望學會能給十二件球衣給他們，同時買他、排發各一個  
（籃球有）我回答他們，學會的錢一匯到，在可能範圍內大款是  
可以實現的。至於其他的中學，如天祥、明德、中正和民權等，大致  
都相當的多，天祥我們請商會發給獎券，明德我們請尹大濬同學，中正  
請謝利權，長城請張詩同同學負責聯絡。至於其他的中學，我們都推  
量辦法每一校設一位聯絡員，務使天中學的同學打成一片。

第二項 我們為了要連絡會員間的感情，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調查會員」，此項工作完成以後，我們打算用好的紙印出來，每  
一編會員發一張。進一步我們還想作「調查各省同學」的工作，假  
使印刷會費要我們幫助的話，調查清楚了也郵寄出來，每一個同學發  
給一張。這樣我們究竟有多少同鄉，有多少同學，他們的生計情況大  
概如何，一看調查表就一目了然了。不過完成此項工作，除非我們幾  
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希望各同鄉各同學，慷慨的幫忙，接到我  
們的調查表以後，就馬上填寫，寄交滬大李耀忠同學處。

第三項 「大益社」因為經費的影響，曾經停刊過，一直到上屆  
才復刊，一共出了三期，這是上屆理事長們努力的结果，我們雖不能  
發過充大，但至少希望保持下去。第一次巡迴籌備會議議決，本  
屆大益社出四期，改稱「季刊」。把內容充實起來，印成單行本，式  
樣與雜誌相仿，這樣容易保存，出一期算一期。因為我們發現，以前  
所出的大益社，現在找不到，為什麼呢？是因為報紙的關係，大  
家都把它當作普通的報刊，小報看待，所以報紙子報，捨棄子報；  
在報不報之前大益社也便遭了厄運。出單行本至少也要六百萬元，無形中增加  
了十倍。一定沒有過會開，會費給我們，為什麼不早點開呢？這是我們  
說不出的苦衷，我們的報紙發出去了二百多張，但是收回來的只有四  
十多張，所以我們不能辦以充塞，出一期要有一期的代價。最後我們  
商量的結果是，仰生莊先生把卷出一期出版，這樣我們這期的大益社  
不但份數增加，而且內容更充實了，再進一步，學會也可考慮個錢

。可是，生莊先生紀念稿子也是夠煩瑣的，交來的也是寥寥兩三篇，  
所以我們決定換戶去催，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直到今日果  
算差不多。說句這話，我忍不住要向各位同鄉呼籲一下，假使再像  
這種時勢，我們雖然忍受了金錢上的苦痛，也不能如願以償。大益社  
是搖搖的大動脈，假使乾乾一有「又停流了，那是整個團體的不幸。  
我誠懇的希望各位同鄉拿出最大的力量來，使這負有「推動團體，改  
進團體」的大益社活潑下去，與地球同歸。

第四項 以待投考大學的同學，很少得到學會的幫助，我們覺得  
很遺憾，尤其由家鄉跑出來的同學，到了昆明後，入地生疏，再加上  
根底較差，所以考上大學的同學很少。為了補救這個弱點，我們有算  
到暑假一來，就由學會出錢請教員開辦補習班，開辦重英英三方面  
，同鄉同學五什麼程度，困難處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從速的想辦法解  
決，務使參加補習的同學得到一些好處，至於詳細辦法，以後我們又  
公佈，總之，希望各會員踴躍的參加。

第五項 聘請家鄉通訊員。有人建議給我們，大益社的內容缺乏  
家鄉的材料，希望我們以後注意及之，這確實是很實實。大益社的任  
務就是要領導家鄉，推動家鄉，使家鄉前進。她要求選錄在家鄉的前  
面；但要達到轉的任務，總必須明瞭，澈底的了解，家鄉各方面的情  
形，然後才好「對症下藥」，所以，我們要增設「家鄉通訊員」，聘  
請各界人士担任。以後大益社要增設「家鄉通訊員」一欄，把家鄉的實  
情報導給各會員。並且將家鄉各界人士對學會及同鄉的意見。必  
要時，約請家鄉各中學的同學寫些文章登載出來，使大家明瞭家鄉同  
學的寫作程度和他們的生計情形，此外，我們中務每日報裏邊也或  
一些材料，說到這裏，我們很感謝貴貴先生按日寄贈我們雜誌日報一  
份，並且三堂吳先生以後繼續寄給我們。

第六項 組織各種游藝隊

甲、球隊（目前已經說過，以上華僑基礎，幾十件衣服，買  
掛、籃、足球各一個，將來組成了，我們可以向外界號

乙、活動隊——看起來雖然困難，但是只要有人是不成問題的。專會的人不少，況且我們還可以聘請外鄉的人士來幫忙。將來組織成了，我們可以在假期間到家鄉到演藝公路沿線各名城去上演，將學會募捐下一筆龐大的基金。話說到這邊，我們覺得家鄉的話劇太可憐了，需要學會好好的組織一個劇團回去上演一次，雖然說不上示範，至少可以打打氣。

丙、歌詠隊——擴大言之，我們可以表演，縮小言之，我們可以在團體活動的時候，詩歌歌隊出來給大家歌頌一下。況且音樂可以陶冶人的心懷，我們希望能把學會陶冶得很融

第七項 舉辦團體活動，如旅行，集體攝影，學術討論會等。這

樣大家會覺得情緒可以以形無形中融洽起來。我們剛播平的那次，就舉行了一次集體攝影，攝影後由學會派貼至前道橋聚餐，結果成績很好，參加的有七十多人，這表示只要我們肯做，會有人來支持我們的。

第八項 我們要向各界呼籲，大益江假使照這樣高的生活費用下去，很可能捱不，現在我來把大益江經濟的來源問，家裏省一下，除四鄉每月三十家酒，和社會人士捐助幾十萬外，其他再也沒有來源了，但大益江之期印成四開報紙也要三百多萬，何況單行本

字呢？所以春節同鄉聚餐那天，我就想到向各同鄉呼籲，同鄉會月借我們的三十多萬元，應改成津貼且增加數目，不然大益江停刊，同鄉會也不見得有責任，而且有許多東西，辦從嚴查，這一次同鄉會新

理事員上台後，我們很盼望他家給學會有合理的現的實惠的援助，而且我們相信同鄉會決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同時我們盼望家鄉縣府，就屬各機關，能否年輕一百幾各子，作爲大益江的經常費用，像目前這種狀態，我們是很擔心他的前途的。去年政府作爲獎學金的五百萬，大部分用在太益江出版費上去了，照這樣下去，或好的同學更上不得不到多大的獎勵，豈不是一舉不

留各界人士給大益江捐下一個永久之基。

我們的理想我們的計劃，是很多的，上面所寫的是否能實現，我還不敢打色票，不過我們拿出最大的勇氣和力量去做，不對的地方，敬請各位同鄉各位同學指教和贊助，務使學會蒸蒸日上。

### 家 鄉 花 絮

#### ◎學會編輯自騰越日報◎

前言：本報承吳景泉先生長期寄贈《騰越日報》一份，謹此敬謝並誌謝忱。

(一) 騰越新任縣長顧顯耀已於三月十四日午後二時於各界熱烈歡迎中渡騰，該日金市騰漲，各機關局長均往歡迎，各界並在騰越設宴洗塵。縣府不願發任何空頭支票之施政方針，只委聘上卷各節地方需要配合起來，即從當地認識騰越去卸卸可貴矣。十七日午新縣縣長顧顯耀行交與騰越，由騰越縣政府到騰越，至各機關首長地方紳耆均往參加，會後並招待各界，實非說說而散。

(二) 騰越縣高小學校，今春遷騰越初級中學，並招新生一班五十名，三月初報考考試，三月十五日開學。校長許興國氏。開校後錄李印公總理等位助業組而成。

(三) 省中學校校長若騰教育界先選，自騰家鄉各中學初中班次第多，而無招收高中新生之舉。除和騰中并外，故騰中高中班，三月初已報考錄取，二月中旬報名，三月初考試。計騰中新生四十一名，四學期備生若干名，初中新生五十名。該老此次赴省又重金聘請理化教員多位，師範之聲譽爲各校之冠，想日後定有一番進展。(未完)

#### 編 後 語

敬啟者，本報編次原擬行本，雖篇幅增多，但稿子太少，本報被割後者甚多，且有下開等語，敬希鑒察。

# 大盃 泣

1

本片卷自 1948 年 新 4 期